

潛夫論
中論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署

濟人論中論

濟人論中論

濟人論中論

卷一 贊學 務本 過利 論榮 賢難

卷二 明闇 考績 思賢 本政 潛歎

卷三 忠貴 浮侈 慎微 實貢

卷四 班祿 述赦 三式 愛日

卷五 斷訟 衰制 勸將 救邊 邊議 實邊

卷六 卜列 巫列 相列

卷七 夢列 釋難

卷八 交際 明忠 本訓 德化 五德志

卷九 志氏姓

卷十 叙錄

潛夫論卷一

漢安定王符著 都昌邵孟遴校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擴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下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與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斧斤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讀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題彼鵲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還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稼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進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反其重蒙也是故無重景之才倪匡之才而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也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中信廉勇未必無傷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聞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自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者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自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其非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預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冥深寧幽黑無見及沒盛燭則百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道術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

已知矣是故事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章有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圖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安匠執規秉矩措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循度之工幾於倕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飭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亡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辨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也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也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被繡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偽飾之端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極淫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

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實假本農而罷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辭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蠢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上操行於閭閻所以為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中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多奸諛以取媚撓法以便僂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真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是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士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屬之以志弗厲之以辭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霸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聚必有關公或家富而貧之遺賑貧窮恤於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中謙故以仁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亦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皆不肖也禍福之勢所不得無然耳故明君蒞國必從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為治之危不可不察也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宜之知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哉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哀閭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道勿鑒於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哀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非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象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平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孑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益者未嘗不力顯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奇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納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戌崇賄以為罪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楚鬬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遜逃於山谷顏原公析困饑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正負若分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王不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富同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

必貧賤凍餒困苦厄窮之謂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二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傳說胥靡而并伯處虐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士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可以為輕處隸圉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況乎其未能相懸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為我尊而卑賤不足以為己辱夫令譽從我興而一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以以族也若是昔和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死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為世士而匹庶為愚鄙也論之不可以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辱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今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倖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唇蛤詩云采芣苢非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羈縻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者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土之人非將相之也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難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所以奪國魯公之所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賤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怙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者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短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中正之言非徒舉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駭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符箕子之所以為奴伯宗之以死却宛之以亡夫國不亡於妬男也猶家不亡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己者豈希也子以唯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曄糾白起公孫宏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則之韓非明法於韓李斯自秦作忠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是錯雅為京帝所知條漢法而不亂夫一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是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

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紲屈原放沉賈誼貶黜鍾離靡楚何敵東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救彼人之子于何不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亡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者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簡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其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口何獨識哉苟望塵僂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為智詎諛己者為仁處姦利者為行竊位者為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中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崔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行所以沉於滄海者也諺曰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謀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噪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蕘單困倉以養之豕俛仰嚙啗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淪遂駭懼直聲出乃知是家之文假爾此遂聲遂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文假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聞耳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嚙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二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堯舜之治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子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其聽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聞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謹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己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諫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下情達於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飭偽辭以彰主上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己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閭樂責而殺頗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簡公踰齒縣濬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己賢於簡濬濬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救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末世之君未危何知之哉舜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止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却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譏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郭支而匡衡排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為讐言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

忠之士所以難立生一世憂心相敵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焉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懷則勲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群臣總攬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詭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愷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事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兇惡狡猾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獪應方正以諂諛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閭應明經以殘酷應實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責不相稱害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高賢二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周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

逐其學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代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未者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愼獲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後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妄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說源於
醫理而
切於情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懼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即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飢抗梁米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閹茸讒諛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是故養書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

巫覡之術
由術良

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鎖鑰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病不得良醫也治疾當得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承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已不引真受狠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為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承橫麥合藥病曰店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數千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相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婿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世主之於貴戚也愛其譬嬪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托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親戚邑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疆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

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為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臣以選為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為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竝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皋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蹠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總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迹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土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千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臣也莽之篡位唯安眾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千萬計之其能奉國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國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詩傷餒餒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傳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令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

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闔門禮贊輻輳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為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祁奚之為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數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以此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惰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己之為而度之以義或舍之取已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偽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淪而以為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畫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為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

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效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譴如臣妾之飾偽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已心而人物喪我體矣況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廷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耀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為醜以鹿為馬而況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為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遠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良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謔左右不誨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已以得呂尚若殷辛泰政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讐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疎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奏瞽叟教誨者文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未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豪傑登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諛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代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代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三

忠貴第十一

莫鬼堂又書

潛夫論